

诗人漫游记 文坛琐忆

威廉·亨利·戴维斯◎著

本书作者的观点：要使人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多么少。



倪庆伧◎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 Poet's Pilgrimage
William Henry Davies
Later Days



诗人漫游记 文坛琐忆

本书作者的观点：要使人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多么少。

A Poet's Pilgrimage

Later Days

William Henry Davies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威廉·亨利·戴维斯◎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漫游记 文坛琐忆 / (英) 戴维斯著; 倪庆汽译.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22-08169-7

I. ①诗… II. ①戴… ②倪… III. 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439 号

责任编辑: 王晓燕 陈 晨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印制: 洪中丽

本书根据伦敦约拿单·凯普出版社 1929 年版译出

书 名	诗人漫游记 文坛琐忆
作 者	威廉·亨利·戴维斯 著 倪庆汽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169-7
定 价	32.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诗人漫游记》

威廉·亨利·戴维斯◎著

倪庆伉◎译

目录 / contents

出发 / 001
儿童 / 003
老水手 / 008
斯旺西 / 018
迷途的异性 / 023
泥石谷 / 030
女预言家 / 035
威尔士歌曲和职业拳击赛 / 040
高山的罪恶 / 047
为铜板演奏 / 055
亭台寺 / 062
拾废品的人 / 069
盲拳击手 / 075
老相识 / 082
一个熟悉的地区 / 086
工业谷 / 092
长途步行 / 097
威廉 / 106
旅行推销员 / 117
浪费时间 / 120
从卡尔恩到马尔波罗 / 124
萨维尔纳克森林 / 129
简的影子 / 143
懒汉 / 149
终点 / 157
《诗人漫游记》译后记 / 165



《文坛琐忆》

- 营地——回忆德·拉·梅尔 / 171
- 文人——回忆加尔奈特,赫德逊 / 184
- 海洋的作家——回忆康拉德 / 194
- 哲学家——回忆肖伯纳 / 204
- 画家——回忆比尔博姆 / 211

出发

不久前，在五月间，我坐火车从伦敦去卡玛森，打算徒步穿过南威尔士，然后再把我旅行的范围继续深入到英格兰。

我到卡玛森的时候已是黄昏。不过在我从车站去小城的路还有充足的光线可以看到古城堡。我发现卡玛森是个一万居民左右的老式小城。她有着那些每每使一个地方美丽而有趣的睡眠朦胧的小街。

时间不多我就安排好了宿处，旅社是在一条大街上。由于天色已晚我在旅社同时吃了晚餐又喝了茶。我因不愿晚上这么早开始在酒店喝酒，就打听去公共图书馆的路。有人告诉我尽管居民数达一万至一万二千，但卡玛森没有公共图书馆，不过却有一个私人学会，它的会员可以交会费后借阅书报。使我惊讶的是没人对我干扰，虽然所有的人都认识我是个外来者，无权待在这里。我看出这一点是由于它的会员，大约有十五到二十名，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并朝我的方向鄙视。尽管如此，只要我觉得这么做是一种乐趣我还是坐着阅读了好长时间。

最后我离开学会，随即走进一家酒店，享受晚上的初饮，酒店里顾客为数不少，但只有一位吸引我的注意。这是一个约莫十七岁的青年，我判断，正陷入他生平头一回的沉醉。他似

乎尽管身体东倒西歪却一点也不危险，整个酒店的一帮人显得都为他而乐。“我希望这会儿能见到我父亲，”这名青年喊道，同时摇晃着脑袋，向卖酒的柜台踢了一脚。我猜测店主曾拒绝再卖酒给他，因为他的两个朋友，一边一个，试着把他拉向门口。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拉着他出门走到街上，我听到最后一句话是“噢，现在我希望能见到父亲。”无疑这个青年在他父亲管束下好长时间忍气吞声，现在认为他通过一杯啤酒而成为大人，急于想说出内心的话，宣布他未来的独立自由。“假如儿子这时遇到父亲，我但愿他的母亲在场保护他。”我想准受到大家的喜爱，尊重，欢迎；我考虑，为了他的缘故，像他会做的一样，用同样的态度接受善意的问候是我的义务。我不仅在身高，外形上非常像他，在走路的特殊姿态上也一致。我回到宿处之前已有四个人在远处用“晚上好，威尔”这样的话向我问好。头一个是我唯一没有回应的人，我不仅回应了另外三个人的问好——甚至挥手向他们致意。这种威尔士方式的招呼是如此欢畅友好，如此诚恳亲切，使我在痛饮了几杯啤酒后，那天晚上在上床睡觉前心想，“晚上好，威尔”——意味着我是卡玛森这个令人愉快的小城的偶像，我用这样自我恭维的想法进入好梦。我使自己相信我回到了故乡，并且受到人人的热爱和敬重。

儿 童

第二天早晨九点，我即将离开卡玛森，想到我要前进再前进。下一顿饭不知在何处，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晚上在什么地方投宿，都使我充满喜悦。在这样的好心情下，我看见一个独自在路上游戏的小男孩，我找他说话，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人。当然，我愿意他说做水手，当军人，猎人或别的什么，这对孩子说似乎是英雄那样的人，可是他天真的回答却使我大吃一惊。他说：“一个大人。”我没有再问下去，给了他一个便士，然后向前行。

“现在无疑我是个自由人了，也不管我有什么同伴，是爱发牢骚的农民还是把虱子留在农民谷仓里的懒惰的乞丐。”

当我走到小城辖区外一英里左右时，我第三次打听，想搞清楚我去基德卫利方向是否正确。“去基德卫利有十一英里，”那被问的人回答，他正推着一辆自行车，衣服敝旧，打着补丁。然而看到我一条腿瘸着行走^①，他又非常体谅地把距离缩减，说道：“从卡玛森到基德卫利大概也就九英里吧。”

“路上有什么村庄没有？”我问。

① 作者曾因车祸而失去一条腿后装了一条假腿。见《自传》。

“没什么重要的。”他回答。

“我问的缘故是不想在路上忍渴挨饿。”我说，“假如有什么小饭店，我可以顺利地走到基德卫利。你会乐意指点我路上要过什么小饭店吧。”

“不错，你确实会，”这个外表褴褛的陌生人回答；“不过假如你愿意听我的意见就要避开那类地方。我已经十三年没进过一个小饭馆了。如果我进去过我就不会有这车了。”

他指着自行车说这些话，随即坐上去蹬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时我忍不住对这个陌生人的话发笑，因为这辆车老旧而且摇摇晃晃，值不上十三先令。如果这个穿得这么差的人，除开这辆破旧不稳的自行车什么也没有，以它来显示他十三年彻底戒酒的成果，那也不值得多么骄傲。这辆车，如我说过的，约值十三先令，同时他戒了十三年的酒，照他一年节省一先令计算；一个月才一便士，一星期才一法新^①。

过后不久我走进路旁的一家小店，要了一品脱浓啤酒，在这里我又重新打听了一下去基德卫利，我是否走对了。一听人说没错，我马上离开，继续我的旅程，但是这一品脱^②浓啤酒把我投入到一个深深的白日梦里，准费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才走出这场梦幻。这样一来，我发现到了另一家小饭店的门前，我走进去，再询问我去基德卫利，路有没有错。

“不，你确实没错，”店主的女儿回答，“现在你正朝朗内

① 一法新值四分之一便士

② 英制一品脱等于半升多（0.57 升）。

利走。”“这是什么村？”“这是明克村。”她回答。威尔士人的发音称为“明克尔”。我一听，知道我走错了。因为在卡玛森别人告诉我一定不要穿过明克。不过，虽然朗内利离卡玛森十五英里，一路又是上下陡峭的山冈，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在六天前走到。我原打算用两天的行程达到朗内利，往基德卫利走一天，下一天往朗内利。在恶劣的条件下现在我要一次完成，因为天正下着毛毛细雨，在滑溜的道路上我踩不稳。

我不禁注意到大路旁鲜美翠绿的土坡，顶上的树篱人们随它们自然生长。使我惊讶的是接着看到各种不同的数量众多的鲜花。我过去喜爱的花都有而且长得茂盛：雏菊，毛茛，樱草，紫罗兰，圆叶风铃草，活血丹，老鹳草，婆婆纳，远志，蒲公英和草莓。还有大量别的美丽的野花，我一见就认识，但记不起它们的名称。

朋特耶兹在卡玛森和朗内利之间的半途上，我到达时看见一家小饭店的招牌上的名称是有名的，我决定立刻去光顾。我走进去，来到酒吧间，向女主人要了一小客面包黄油和一杯浓啤酒。她谢过我，在离开房间时考虑周到地把门关上，使外面进来的人看不见我。不多一会，E太太给我端来常规量的面包黄油，一般饭店的收费是两便士，一杯浓啤酒，代价一便士半——总共是三便士半。但我不饿，只吃下两三口就觉得饱了。我把啤酒喝光，叫E太太——来结账。我听到她的回答，为她的大胆而吃惊。“七便士半，”她说，不客气地正视着我。我一

言不发，给她一先令^①，我希望上帝告诉我她这是在跟她的丈夫威廉算账。

我一生都没经历过这样赤裸裸的强加于人的行为。那是如此荒谬地超过寻常价格的收费，每次我想到都难以忍受，尽管我对金钱不计较。这个女人以为我是个有钱人，这使我惊异。就在不久之前我给一个流浪汉一便士——他并没有向我乞讨——只用和善的、斟酌的声音问，“你确实可以节省下来吗？”不管怎么说，或许 E 太太——以为我喝醉了，自己也不知道付了多少钱。

我在一个倒霉的时候离开这家小饭店。往大路上一瞧，我看见约三十个左右的儿童在一幢楼房外游戏，我知道那准是一个学校。另外还有一群孩子，三三两两从大路上走来。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看待我，因为在穷乡僻壤，孩子们常常对陌生人投掷石块。然而当我走到他们中间，他们只是用温和而好奇的眼光看我，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恭敬地向我招呼，说：“下午好。”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虽然在他们中间彼此说威尔士语，可是对我却用英语攀谈。我问其中一个男孩，如果他在校外是不是总说威尔士语，他回答，“没错。”但是，我问，“你在学校上课是用英语吧，不是吗？”“是的，”他回答。

到达朗内利后在寻觅住宿的地方前我走进一家饭店喝一杯

^① 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

并稍事休息。这是一家相当老式的饭馆，因为我还不在于城内的商业区。走进饭店我发现已经有两位年龄非常大的老人先在，须发苍苍，像两个孩子那样笑着。他们已经喝醉了，互相搂着脖子，正立起身来，毫不掩饰地说他们多么相爱。

“吉姆老弟，”其中一个直视着他的同伴喊道——“吉姆老弟，我到如今已经认识你四十年了，从头一天起我就爱上了你。”

“汤姆老弟，”用同样深情的眼光另一个回答，——“汤姆老弟，我素来同样爱你。我们一同喝过一杯又一杯，汤姆老弟，真好，我们还要喝好多。”“什么也拦不住我们，吉姆老弟；不管什么会都拦不住”，另一个回答，“因为我再没遇到一个我更爱的人，没有，真的。”

听到两个男人用这种方式说话我感到有点不知所措，非常高兴他们忙于相互交心而丝毫没有注意一个陌生人在场。

在走过卡玛森和朗内利之间的十五英里起伏不平的山路之后我睡了一个好觉。

老水手

第二天早晨一打听我得知斯旺西只离朗内利十三英里——舒舒服服步行一天的路程。所以早早吃完早餐后，我就出发踏上旅途，但发现出朗内利六英里沿途都有房子，这使我觉得心烦。我从朗内利出发，走完六英里后，经过横跨劳佛河的桥梁，进入与河同名的劳佛城。从桥上我看到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美丽的黄沙，但没有多少人生活的痕迹。在遇到的头一家小饭店喝了一点饮料，我继续向斯旺西走去，还没走完四分之一英里，一个人从后面赶上来，用友好的语气对我说，“您已经走这么远了。”

转头一看，我见到身旁有一个工匠，他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在谈话中他告诉我他去过朗内利，在小城见过我，但因为误了火车而步行回家，不得不换衣服以便在两点开始做工。这时是十二点左右，因为我们已走到一家饭店的前面，他告诉我他的家只不过半英里远，我立刻请他喝一杯。他欣然同意，我们走进饭店，这店名叫“环球”。这是隔了一段时间的头一个友好的声音，我决心向他打听一点情况，特别因为他几乎立即告诉我他不是威尔士人，出生在斯屈拉福特郡。“这是多贫困的一个地方！”我喊道。“我从朗内利出发已走了六英里，沿途

都有房子。没有一栋租金可能超过一周十先令吧。一个每年挣三四百镑的人住哪里呢！”

我问这问题，在心目中想的是伦敦近郊漂亮的别墅，那里住的人生活舒服而讲派头。不过，我发觉我提问题的方式犯了错误，立刻加以纠正。因为这个人拿的是周薪，不明白按年度算工资。所以我几乎随即接着说，“高等阶级的人，他们每星期拿六七镑左右，他们住哪里呢？”

“呵，”我的同伴回答，他在一家马口铁厂做工——“呵，他们都住在你周边。约翰·托马斯，他就住在离这里过去几户人家的地方，有一栋非常不错的房子，我会指给你看的。他一周挣七镑，房租是六先令。我自己，你请看，每周收入五到六镑；一星期付房租五先令六便士。”

“你们有人挣很多钱，”我说，“好，告诉我，要是你们举行罢工，一个月不上班，一个便士也没有，那么靠威尔士的大城市捐款活吗？”

但我得不到这个问题的满意的答复，他唯一的回答是，“钱，不管怎么样，是流通的。”

事实上，这人告诉我每周有六镑甚至八镑工资流进我经过的其中有些小农舍，除去所有的捐税和国税，房租不过每周五至六先令。我听了挺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伦敦附近有数以千计的人，他们穿得体的，住的是一栋大房子，雇两名佣人，每周开支八镑。但威尔士这些普通的马口铁工人只有一件次等的套房，也没有佣人——他们的钱到哪里去了？老婆一点不懂时

尚，两三个子女受的是普通的公立学校的教育，只付一点点房租，这个有钱的工匠依然身无分文，要是稍为超过一个月，没有工作就要挨饿。

在我请他喝了一杯后我的朋友坚持另一杯由他付。然而，尽管他吹嘘一星期挣五至六镑，我还是决心充一个更有钱的人。我付账后我们离开了小饭店，因为他得换衣服在两点上班。

约十分钟后我的朋友在路旁两栋农舍前停下来，指着它们说，“请瞧，这些农舍外面看起来小，可是你去里面看看有多大会吃惊的。”

“是呀，”想到这些人有的挣高工资我回答——“没错，屋里肯定放着一些好家具。”

“对，确实是这样。”

接着他握握我的手，然后走进其中的一栋，使我吃一惊。现在我明白我的朋友一直赞美他自己的外表简陋的小屋的缘故。

我继续前行，开始想到我错误的估计。在威尔士似乎有为数不少的工匠每年收入达到两百镑。要是我问条件较好的阶级在哪儿生活，应该提出年收入八百镑到一千镑的人。考虑了一阵之后，我开始估计威尔士贫富的差距。比方说，这个人主要靠吃冷冻的肉生活——这对他的钱包和健康都没有好处——他谈到尽管没有牙齿他如何吃排骨和肋条肉。再有，他用三品脱应对我的三杯。虽然不好意思再要却表现对限制颇不耐烦。加上威尔士浓啤酒不很厉害，人可能整天喝而在晚上却仍旧不至大醉。

这个人还提及家里有三幅画价值十五镑。我懂一点画——因为我有不少犹太贩子带到威尔士山区销售的复制品，都经我配了画框。我断定他的画值不到三十先令。当我抱怨从卡马森到朗内利没有机会乘车得长途步行时，他替我出主意：要是遇到没有主人的空车，可以招呼司机停车，给他两个先令搭一程。他说他步行去朗内利剩下一英里或不止时经常这么办。毫不奇怪，威尔士这些普通工人，除了支付这么低的房租和负担孩子上学外，是无法从一年两三百镑收入中节省出余钱来的。

从朗内利到斯旺西，因为沿途的房子缺乏前面有树木的小农舍，步行并不很悦目怡情。我到达旅程的终点，结束那一天的奔波而不感到遗憾。一等我付完住店的旅费，这店是一个名叫丹尼尔·伊文斯的人开的，我就到外面散步，寻路前往看船。不久就走进一家安静的小饭店，我看见三个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老派的水手。其中两人坐着，但另外一个站在柜台前，随意地高声交谈。这个人，身体滚圆像一只酒桶，穿一身蓝针织紧身衣，一条非常宽大的深色海员粗呢裤；脸盘大而红，满脸卷曲的棕褐色胡子，脖子粗而结实。他是那种身材粗壮的汉子，坐着看去像巨人，但站起来却不比普通人高。他的小腿不仅短而且弯曲，这样就丧失了真正的长度。其实由于外形他看上去比他实际上要矮得多。

他的两人伙伴穿着跟他一样，正静静地听他说话，他们显得较年轻，身材中等，没有任何异常特征。

我向店主点了菜。这时，那个说话的人转过身来，脸对着

他的伙伴一方随便地点点头。随后，他继续跟他的朋友攀谈，他们则抽着烟斗。无疑那个老水手谈的是他喜爱的话题，因为他没有显得找不到语言表达他的意见。他们谈的话题是驾驶帆船和汽舱以及管理它们的人。老水手的语气非常瞧不起工程师啦，司炉工啦，火夫啦，不理解这些人怎么能自称水手，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在甲板下。

“他们有没有在护罩和索具下待过？去他们的，没有。”老家伙嚷嚷道。“他们有没有喊过‘港口或右舷点灯，’或者‘一切平安’或是‘前面有陆地’？他们有没有刮飓风时待在甲板上？去他们的，没有。他们老在甲板下，往炉子里铲煤。见鬼去吧。难道这些是我们如今的水手？他们上甲板的唯一的时候是从锅炉舱到前头水手舱。瞧瞧他们的面孔吧——鲨鱼里的胆小鬼^①”

老水手尽情吐出他的蔑视，说这帮苍白的病秧子是我们今天称为海员的，他们航海却见不到海水。别的船只经过，见到冰山，岛屿，鲸鱼，但这些人从未见过。带咸味的风刮过来，而这些所谓的水手待在锅炉舱里，除了热烘烘的煤烟什么也呼吸不到。浪花能在甲板上翻滚，同时这些所谓的水手却在擦掉脑门上的汗珠。他们从来不穿高筒橡皮靴，他们走上甲板时小心翼翼如同猫儿一样怕打湿他们的脚。

老头的伙伴们听到这些话粗野地放声大笑，他们也尽情地

① 原文为 “white - livered shark”